右文殿修撰　召赴行在隱岫對劄子二首

論久任　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臣伏觀自昔人君大抵始於憂勤久則預怠非固欲其如此馴致焉耳　陛下則不然　臨御　太寶十四年于茲自強不息新而又新可謂度越百王光于載籍宜功成治定臻無為之效然而大欲未得弥軫宵旰者何也人主有急治之心即臣無任事之實故也臣試舉當今要務一二而言之　陛下既擇内外將帥之官矣而士卒勇怯甲兵堅窳未免悉關於

淵德聽既擇內外主計之臣矣而調度盈虛水旱備豫往往猶煩於　聖慮以至興一利害小大之臣舉未有獨當其責者不過遵守成筭奉行文書而已事成則例遷爵秩無受賜予不成則偎曰委任不專非我罪也縱加之罰率用輕典是以初為苟且之計終懷幸免之心使　陛下之善政良法舉為虛文翫歲愒日殊未有以少副憂勤者非以此歟臣願　陛下勞於用人逸於仰成凡任以是職必責以是事久其歲月盡其才力底績而賞使之勸瘝官而罰使之懼一人雍容于上百職交脩于下如此而功弗成效弗著者臣不信也揚雄曰於事則逸則於道則勞惟陛下念焉取　進止

論歸正人就食諸道

臣竊見向來　朝廷分遣北軍歸正人就食諸道俸給居處務從優盖厚　陛下矜其慕義慮其不能自存故加無存使為悠人之計然郡有大小則人有衆寡多者或至二三百人少亦不下數十輩日今雖未至於失所而歲久月浸久男婚女嫁漸有不足之患其間懷觖望者有之思遁逃者有之臣居吉州每見官吏以此為憂且謂州郡禁軍常常在營尚可相制

一遇調發其事有當慮者須至經歷豫章衢信等處其說亦皆如此以臣觀之若是山東河北之人忠義尚或可保緣內有燕山女真契丹渤海遺種狼子野心根於天性前世江統勸武帝不可居胡落於近郡魏証諫太宗不當處突厥於中國蓋為是也今區處既定理難頓改臣願　陛下密諭大臣別為曲突徙薪之計以善其後毋致滋蔓難圖於他日乃為上策臣來自遠方既有所聞不敢輒隱取　進止

敷文閣待制隱岫宣對劄子

論章服等差淳熙二年四月十三日

臣聞爵祿以馭富貴在乎虛實之相參服飾以定尊卑在乎輕重之相權三代兩漢遠矣近而可稽者莫若有唐按唐之令秩有四日職事官曰散官曰勳官曰爵號惟識事官居其位食其祿餘則別資蔭辨章綬而已是謂虛實之相參又按車服志緋為四品之服五品則淺緋得為六品之服七品則淺綠深青為八品之服九品則淺青流外及庶人又以黃別之其帶銙名數皆有等差是謂輕重之相權雖然慕實而棄虛取重而捨輕天下之常情也有道於此使其出無窮其用不偏則繫乎上之人所處以之何如不觀

德宗嘗欲以散試官賞獻瓜果者陸贄力言不若賜以錢帛則人不失利國不失權故當時皆以虛名為貴宣宗時有司常具緋淺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皆以緋紫為榮然則守此以為公器操此以為大柄固有天下國家者之急先務也　本朝自元豐間畫罷文武散官政和以來又罷文武勲官惟爵號僅存而與否多出吏手是以人不知貴所謂賞格唯寄祿官及帖職遥郡而已一有微效例加迁授徒捐實利悉癈虛名往往勤勞之士未勸而僥倖之心先啟非所以馭富貴也文臣中大夫與通直郎之有年勞者班秩固遠矣而同服一色之緋朝請郎任大卿監與諸州助教百司胥長流品固殊矣而同服一色之緑武臣正使帶遥郡而為知州鈐轄路分者其視修武郎監當固有間矣而佩服無別從義郎而下或為將領兵官或任場務城寨視州縣胥吏固異轍矣而等威無辨蓋由三代冠冕不可施於常服兩漢印授文難一旦復行歷代以來目趋簡便因循混淆乃至於此非所以定尊卑也臣愚

陛下深詔有司博加討論縱未能盡如七古法猶當畧用唐制虛實相參輕重相權使官秩不冗而善

者勵命服有章而能者勉其於總覈之政不為無補

取　進止

乞依舊好留部闕知州軍

臣竊見近制堂闕多下吏部公正之路日聞犇競之風浸息甚盛舉也惟是知州軍數處舊係吏部用闕今並歸堂蓋緣　陛下註意守城臣凡有除授必延見訪問察其能否而吏部所注之人往往久次羸老問煩　眷旨汰遣故令堂除示不經界然臣謂孔子重去告相之餼羊閔損欲仍長府之舊貫吏部註知州軍其來久矣今茲頓癈理或未安願下明詔將閩廣江湖間小郡允係吏部使闕去處許依舊差注審察陛對自遵成憲疲癃謬懦固無所容庶幾不癈久行之法亦足稍勸平進之士取　進止

講筵畱身劄子一首

論久任邊帥　淳熙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臣聞懷遠圖者不可要近效立大功者不可守常格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　宸心之所經度謀臣之所計慮常以兩淮為急然歲月浸久欲固壘則壘未固欲屯田則未闢版曹有饋邊之費邊民無定居之心其故非它特在於要近效守常格太過耳蓋要近效則悠久之計有不

暇為守常格則遠大之謀　有不容施今　陛下以
郭棣守惟楊郭剛守歷陽殆將專付閫外之事稍華
二者之弊也臣謂若只如尋常所用守臣而不暇以
事權示以久任則不過年歲間又將更易望其懷遠
閣立大功難矣昔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士
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牧乃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
乘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万遂单于抑彊秦支韓
魏趙幾以霸晉羊祜鎮襄陽綏懷遠近降者欲去聽
之減戍邊之卒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軍無百日糧季
年乃有十年之積　本朝　太祖太宗以李漢超守
關南郭進廵檢西山賀惟忠守易州李謙溥守隰州
姚内斌守庳州董遵誨守通遠軍遠者二十年近者
猶十年是以屯兵甚少用度自足内平僭偽而外無
邊塵之警布在方冊可覆視也臣愿　陛下遠稽前
代近守家法如棣剛輩既審知其可用莫若盡以二
州之事畀之使其條境内之利害具施設之先後明
示久任之指責以必成之效毋掣其肘毋斷代其斷
有治績則且增秩賜金勿遽移改被知　朝廷委寄
既專異時無可推避必將悉其知畧不敢萌苟簡之
心而　陛下之憂顧寬矣取　進止

後殿對劄子二首

論軍政 淳熙二年六月十二日

臣旬日來聞湖南茶賊轉剽告州界其徒僅數百人乃敢覆軍殺將盜擾縣邑畧無忌憚至勤 眷旨遠調江鄂之帥計期雖已珍滅然所在兵將選懦不足恃畧可見矣臣又聞去年江東西諸郡多以十二月地震是殆盜賊擾民之象欲望 聖慈因此小警詔遂路帥守監司銓擇兵將官舉修軍政嚴飭廵尉等謹察所部凡姦宄稍有萌芽早為之所毋使嘯聚茲備禦之先務也又湖廣地接溪洞四方不逞之人亡命之卒往往逋逃其中不可不過為隄防諸處茶園戶既利私商所得之厚導始為姦復為之資給停藏養成後患不可不嚴行覺察至於禁諸州禁軍多占破及違法接送而未嘗教閱外縣弓兵拖下請給勤是數月而致其失所是皆弊之大者雖國家具存成憲太抵廢而不舉縱或舉行亦止於文具而已惟陛下留神財幸取 進止

乞改正宣諭 聖語誤字

臣仰惟 陛下聖學高明洞照今古凡老生宿儒皆不足以企望 請光近五月中伏見都堂宣諭 聖

語欲執兩端用其中於民而執正官一時聽聞不審退書於簡誤為以杜密為杜喬按喬與李固為漢三公抗情伊稷不幸為跋扈臣梁冀所陷繫死獄中與杜密黨錮事歲月全不相涉以臣愚見恐合改正又竊窺　聖意專生公欲張公議力戒清談蓋公議者實事也請談者虛文也粤自三代直道而行是謂是非謂非至當歸一未嘗分別此務實之效也至西晉時乃有王衍樂廣皆善談清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爭慕效之衍又子弟澄好題品人物譽世以為儀準自其少時山濤已謂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真後果然此虛言之弊也今　陛下公是公非專以虞舜三代為法黨錮之害固無自而起清談浮議則當在所戒蓋慮久而不已或陷西晉之弊故也若引唐末請流濁流之說則為不類矣臣職專講勸苟有所見義當效方分之補然初止謂須示在廷未敢冒進其說今竊聞欲報行四方審不豈容稍談望欲　聖慈將三省所進本更賜詳覽如臣言或可採即乞從中刪改行出取　進止　尋刪改報行

論對前一日封入奏狀一首

論任官理財訓兵三事　淳熙二年八月一日

準御史臺牒勘今年八月一日　視朝輪當轉對臣
伏觀今日之要務莫先於任官而患其甚冗莫急於
理財而患其未裕莫敢於訓兵而患其不精故臣妄
獻芻言少禪　聖慮若夫泥古而不切於今空言而
不究其實則非臣之所敢也伏惟　聖明畧賜　採
擇臣不勝冒昧震懼之至
一臣謂官冗久矣而今為甚蓋上名器寖輕之弊
則有下淹滯失職之嗟惟其寖輕故勸沮之法壞
壞惟其失職故苟且之心生何謂勸沮之法壞
古之設官專待賢能故賢者得之則勸而不賢
者以不得為沮能者得之則勸而不能者以不
得為沮今也不然進士以藝任子以世雜流以
歲月固未嘗與其賢與不賢能與不能也應格
斯欲之耳然則勸沮之法安得不壞何謂苟且
之心生今有職有限而入流無窮一官闕則十
數人守之其在吏部者大率十餘年僅成一任
凡往來之費待闕之資皆仰給與三年之俸故
貪者益貪懦者益懦低首下心便文自營以冀
官而滿去尚何敢與上官抗論是非為下民便
白枉直哉且不特吏部注授為然也所謂堂除

乃拔擢人才之他令郡守皆除三政倅貳闕至
八年凡卓然才智之士自為　朝廷所知者固
所不問姑以中人論之三十而仕七十告老若
十年而為一官則平生不過任而以然則苟且
之心安得不生臣愚　陛下明照詔二府力裁
入流之數以清其源毋艱既仕之路以過其流
庶幾數年之後其弊稍革而人材見矣
一臣竊觀近世理財之術殆無餘蘊加之　陛下
天性節儉絲毫不以輕用蓋嘗損衣已裕民未
嘗膏民以供已然中外廩廩尚以闕之為憂安
得不為之制且如兩浙所部舊嘗富州故轉運
司最謂財賦之淵數比聞諸蓄頗罄不免遣官
假貸於諸郡僅有應副一二千緡著漕臣近在
轂下非敢妄費直以用度浸廣無所從出耳兩
浙尚爾外路可知　陛下方戒有司務寬民力
所謂茶盤之法酒稅之行利又已數倍於承平
之日不復可增加矣惟有一策臣試妄言之謹
按　仁宗寶元二年因天章閣侍講賈昌朝上
書乞罷省不急之用詔樞密直學士張若谷諫
議大夫任中帥右司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

奪減省慶歷二年再命御史中丞賈昌朝直集
賢院田況知諫院張方平入內內侍省都知張
永和同三司議減浮費四歲之間兩降　詔旨
於是上困內廷下逮百司不急之用悉加裁減
臣愿　降下舉此　成憲委官力行之然後徧
諭諸道帥守監司体　上德之恭儉思和月之
未裕苟可約己便民息意奉行下逮將迎之侈
費饋送之違制毋得復遵舊例曲徇私情又擇
廉清公正之人身為之帥而擿其否如詔者顯
黜之斯抹弊之要術也

一臣竊謂安邊闢國固在乎兵然兵貴乎精而不
貴乎多今雖日下招填之令而諸軍未嘗以為
足也昔尋邑百萬而敗於光武之手騎符堅百
萬而敗於謝元之數千兵果在多乎臣不敢泛
引古事姑以近日荼邑言之四百輩無紀律之
夫非有堅申利兵也又非有奇謀祕畫也不過
陸梁山谷間轉剽求生耳自湖北入湖南自湖
南入江西今又睥睨二廣經涉累月出入數路
使帥守監司路分將官稍有方畧用其所部之
卒自可殄滅顧乃上煩　朝廷遠調江鄂之帥

益以贛吉將兵又會合諸邑士軍弓手幾至萬人猶未有勝之之策但聞總管夫律帥臣拱手提點刑獄連易三人其它將副廵尉犇北夷傷之不暇小寇尚尿儻臨大敵則將若何臣聞去年盡江東西諸郡同日地震今年庐州大水壞城中古橋於占皆為兵象萬一醜虜不諫輙窺邉鄙雖以　陛下神武止脊筭破之無難所慮和好歲久宿將無幾後來者於應敵之方非其素習必至仰劳指授伏望　聖慈預飾諸將密修邉備旦今偏察所部統制官等孰善戰孰以廉平得士心各以名聞簡在　聖懷備他日之用但令將得其人自然人百其勇兵之多寡非所問也抑臣又有私憂過計者昨有自鄂州來者云在彼見慧星出於西南今者亭亦在西南天事常象應之在德　陛下固當有以處此然西南為坤繼坤繼蜀也消弭備禦尤不可緩比雖委范成大權充制置然成都距軍前甚遠深恐緩急之際事機有不相應愿　陛下速擇文武信臣或別以抚諭為名或專委節制之重往分憂顧庶免後艱實為大幸

右件如前謹錄奏　聞伏候　勅旨

選德殿對劄子一首

論馬政　淳熙十一年八月六日

臣伏見　朝廷歲買西馬五千余疋川馬三千六百疋廣馬三千疋而馬惟留二分應付蜀中餘七十一綱每年盡付三衙而以川廣馬分給江上諸軍行之已久之已久蓋有深意自今年四月間詔興州都吳挺歲收西馬七百疋仍依舊提舉買馬緣此權茶馬官趙公碩李蘩相繼申請以謂昨因吳璘差兵將界首等截換買逐處歲額至乾道三年虞允文方革此弊今若復令軍中自買一則不止七百之數必因換買處額如初二則事勢相形爭添價直倍費財用所以茶馬司自願認買此數不令欠闕却從軍中差人自行揀取不然則舉奏司合買馬數全付挺軍而本司應副合用錢物其言雖切固難盡從以臣觀之吳挺既當一面自宜計軍中之利害然三衙用馬多挺軍用馬少使歲額稍有不敷任　朝廷利害亦豈小哉況今春鎮江都統郭棣言川廣馬不堪披帶乞撥西馬三十剛有　旨與半茶馬司見來申明勢須於三衙馬內分撥万一江鄂等軍繼皆有請則三衙西

馬愈少其於歲額豈容更虧臣愚欲望　聖慈特晉
宸慮裁處其當實今日之先務取　進止降付樞密院

奏議卷第四

敷文閣待制內殿對劄子二首

論平茶賊利害淳熙二年九月五日

臣自聞茶寇陸梁每遇來自江西之人必詢訪利害參以已見今具如後

一臣於前月二十七日因進故事具言賊徒常逸故多勝官軍常勞故多敗而又姦猥利賊所得反以官軍動靜告賊故彼設伏而我不知設伏則彼引避金驅迫甲兵馳逐山谷且使軍粮之失顛踣道路最可慮之大者欲乙　指揮皇甫

倜將諸處官軍只分布在江西湖南控扼去處使賊不敢睥睨州縣一則免兵卒報暴露二則省運糧之害或有偏裨知賊所向領帶所部人掩襲者听却專令章棄疾持巡尉下方兵士豪壯健者隨賊所在與之角逐庶事力相稱易於成功

一臣觀自古用兵闕智不闕多以曹操之謀略然能用青州三十萬之衆則為呂布所敗反退而歸許乃以二萬人破袁紹十五萬之衆亦可見矣今聞辛棄疾所起民兵數目太多不惟揀擇難精兼亦倍費糧食今乞令精選可用之士毋貪人數之衆至於方略則難遥授但觀其為人頗以輕銳亦須戒以待重

一臣聞賊魁數輩自知罪惡貫盈不可幸免往往刼制脅從之人為必死之計悉力以抗官軍使彼雖欲自拔勢有不敢向來　朝廷雖有殺併之賞而未聞開其徒悔福之路欲望　聖慈因數州之勞弊特降　指揮令監司守臣先次條具恤民事件其間帶說賊中脅從之人本非得已如能翻然悔悞殺戮賊首不惟可以贖罪自

當格外補官重從賞賜庶幾轉相告報難散黨
與指日平殄
右具如前今取　進止

論選人舉狀

臣竊見薦舉選人之弊莫甚於今日蓋緣闕少員多
十年近成一任幸而得一二薦章比至後任歲月已
久舉生往往事故不復可用是以巧於經營者千岐
百轍安於平進者終身陸沉有立則苦人干求居官
則務相須奪其弊殆不可勝言者臣愚竊望　聖慈
許今後選人將任內所得改官狀過任滿到部日逐
旋放散俟將來與弟舉主及格依條引見若慮因此
改秩之人稍多即乞檢照乾道以前舊法乞每歲限
定員數如在數外即令等候以年改轉如此則　朝
廷無官冗之患寒士有寸進之期稍厚士風漸革積
弊如合　聖意乞付有司詳議施行進止

同王內翰薦李塾試賢良劄子

臣等竊見　朝廷復制舉以收海內方開之士歷年
滋久未有特起應詔者　陛下臨御始得李皇一人
蓋是科之設不徒取其文學且復採其行藝然後策
以當世之務詳觀有用之才其遷既艱宜應書者鮮

矣臣等伏見布衣李墜博聞強記經史百氏之學無所不通議論矣發有補治体而敏識特操蜀士所推蓋墜眉山人也與其兄垕素師慕蘇軾蘇轍之遺風定是以俱有志於此求之流輩未見多得臣等叨直幹苑稽諸故實所宜薦聞以備採擇今保舉堪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伏望 聖慈特降指揮令有檢會累次詔旨施行庶幾異材繼出彰 中興得人之盛取 進止 閏九月十八日省同奉 聖旨依令禮部檢會施行

兵部侍郎選德殿對劄子二首

乞儲人才 淳熙二年閏九月二十八日

臣聞富人之造居室也率種木於數十年之初故未嘗有求而無之之患況夫興事造業貽謀萬世其可不儲材於閑暇而欲取具於斯須乎前事而在方冊臣不敢泛論且以 本朝觀之 太祖 太宗蒐攬豪傑恢張四維凡作成之方無所不用其至及 真宗 仁宗之世名卿才大夫磊落相望是其效也

仁宗丁時太平曾光前烈尤以涵養士類為急自治平至元祐悉獲其用厥後章惇蔡京相繼秉專政為身謀靡思國計方且沮士氣以懷風裕獎諛諂以植黨與卒令裔夷謀夏所從來遠矣太上中興一洗前

弊紹興初將相卿士為得人為多既而秦檜以患夫之心濟忌嫉之性固已者用異己者逐人才衰落貽患至今使　陛下欲復古則將相未能仰副指隆欲養民則守令未能布宣寬詔當饋而歎蕭曹撫髀而思頗有抑有由也臣愚欲望　聖慈明諭二府為國長慮博求文武之英布列中外近而言之可使收功於當世遠而言之又將為利於無窮厥今要務孰大於此昔西漢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諫大夫遣之王嘉因言今諸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言可取惟　陛下念焉取　進止

論架閣庫文字

臣聞先收圖籍者賢相之規模緣絕薄書者姦吏之常態今天下之事其來無窮故六曹文書鱗次山積紹興十五年五月初復主管架閣逐部置庫凡文案皆謹藏之置都籍焉二十七年九月又　詔文書已給絕過二年者以歲月先後分數字號編次架閣仍月輪逐曹官點檢具有無遺失申尚書省法意非不喜也其如歲月滋久浸不加省屋宇守疎漏風雨弗

弊至其甚則吏恶害己而去甚籍臣每見四方之人經部陳理身事者稍涉歲月吏必以無案牘為解是豈可不申嚴舊法而為之制哉臣愚欲望　聖慈委逐部主管官將所置都籍逐一點勘每月赴部書神令郎官至期躬親檢察如紹興之制仍置一般簿籍匱藏於長貳廳以備參考間遇取索案祖便郎官押帖子下主管官方許封送合干人毋得擅啓庶幾積弊稍革不失有司之職其庫屋疎漏者亦乞降指揮早行修葺免致摧毁取　進止有旨令下臨安修葺

隱岫對劄子二首

論添駐贛州軍馬

臣竊見贛之為州南限嶺表東接閩境西連湖湘其比則自廬陵至於豫章皆在下流自昔最為控扼之地其人勁習武特異他郡　祖宗時置雄畧武雄澄海威果全捷威勝反兩忠節凡八指揮額管將兵四千人是為一南弟一　中興以來常差發前司統制官一員量帶部曲或於諸處袖差大軍在彼駐劄謂之提舉將兵又擇方畧過人望實素著者為之守許帶管內安撫使大槩欲使守臣節制提舉官節制第六將故能上下相繼繼一方晏然間遇傍郡及鄰

路有盜賊蠭從之患皆賴其力指期平殄自講和以後既罷管內安撫之權而守將用人浸輕往往措置乖方紀綱不立馴致紹興二十二年齊述之判當時議者不深惟致寇之由乃專欲為銷兵之計於是癈併六營止存兩營却別招刺吐渾一千五百人雄威五百人替回駐劄大軍其後又將吐渾雄威起發往荊南等處而贛州專至置雄畧武雄澄海威勝四指揮凡二千人既無他兵可以相制故平居偃蹇不遜臨事傑驁自如非惟不獲其用常恐反為一路之害如比年遣戍九江稍緩歸期則不辭大將而去近日收捕茶寇進退失律迄無成功議者患之欲於吉州添置一軍密為之備誠得先事預防之意然吉州至贛凡四里百川陸俱險自彼而下則有建瓴之易由告而上乃有登天之難竊揆事宜恐未足銷未形之患也臣愚欲望　明詔二府討尋紹興二十二年以前舊制移駐軍馬於贛州庶幾逆折姦萌使一路得以奠枕万一湖南閩廣小有盜賊亦可就近調發不必遠勞大軍如茶寇之擾臣竊以為便取　進止

論軍士紀律

臣仰惟　陛下選將練兵十四年于茲軍政日修固

非愚臣所當妄議然千慮所及則不然臣舊聞鄂州一軍最號精銳有紀律者今夏統制解彥詳統領梁嘉謀張興嗣將三千人收捕茶寇其間一勝一負所不能免但聞師行無法至有十百為群逃竄而歸者臣嘗博詢其故皆謂近歲多揀汰舊人招收新軍舊人曾歷行陣備請李法新軍往往是游手及有過犯之人尺籍五府彼豈能知前此新舊相參尚猶可用今舊人日久遂致如此李川不欲明言其事只幼彥詳等調發乖謬軍兵亡沒一百一十四人　陛下特降　春旨將彥詳等遞追官資勒停自效而又嘉川能舉其職特與迁轉信賞必罰孰不勤懲然而弊源未革安得不為之所臣愚欲望

聖慈徧下諸軍除大段癃老疾病之人毋得輒行揀汰其新軍不特教之事藝須令朝夕示以紀律庶幾緩急之際不致悞事若乃久任將帥揀擇徧裨整齊部曲此在今日尤為先務

奏議卷第五

兵部侍郎選德殿對劄子二首

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論用人二弊

臣當觀司馬光歷年圖序以謂人君之道一用人是也自三代兩漢以迄于唐用得其人罔不與用匪其人罔不乱布在方冊昭然可考　陛下聖學高明深燭此理故自即位以來内度於　聖心外採諸衆論求人惟恐不及用力惟恐不盡下至占一喜名一藝者咸表而出之固嘗上嘉虞舜制論而刊諸石矣然屢有乃戒尚未能仰副聖心者何也深惟其原殆弊

有二弊一曰上下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任賢使能人主之柄也助人主進賢退不肖大臣之任也近世則不一官或闕自衒者紛至始則不度能否悉力以求之求而不得則設計以取之示之好惡而莫聽肯退聽限之資格而取必不已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如此而望其宿道嚮方胡可得哉何謂義利之說未明居是官思是職者義也背公而營私者利也今中外求官者不知其幾人未得之則計職務之繁簡廩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迁援比而欲連所謂公家之事姑應薄書期會而已初未嘗為詢歲計也如此而望其趨事赴功斯亦難矣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以天下之大豈謂无人臣所以為是言者誠以風俗之薄厚繫士夫之向背若二弊不去則風俗日壞國家何賴焉臣願

陛下明詔執政大臣深思向來致弊之由共圖今日革弊之術使士風稍振百官舉職庶幾不失 陛下用人之本意羔羊之詩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斯治之樞要也取 進止 奉聖旨依奏

乞詔御藥院關報閤門陛對班次臣竊見

陛下大昨退 朝廷延見文武臣僚殆無虛日而

起居註未嘗一書進　奏院未嘗報行抑盛德而弗宣墜故事而弗傳臣實懼焉願詔御藥院自今後凡閤門關到陛對次候內殿引訖當日移文閤門閤門即報所屬庶使四方萬里之遠皆知　陛下好問如虞舜無遺如宋中亦令史官不失厥職取進止自二十五日趙雄已上殿遂皆報行

選擇監司郡守議

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嘗因奏事及之明日御筆付經筵官趙雄等遂同雄范仲范程叔達程大昌上七議

伏準　御筆凡監司郡守欲盡加精選但恐才能應選者少而資格合入者多如此則又有淹滯之欵二者當如何哉卿等可議來上須至奏聞者

右臣等聞古者為民設官為官擇人故凡監司郡守皆當選才能而任之不當專以資格為限也然知人之難今昔通患非親非舊遺佚者多於是設為資格將以杜私門而開公道若在上者推而行之不膠於迹則可以得更蘇民事習知政体之人布在諸道而僥求躁進資淺望輕者可以不得而至矣及其弊也中下之才積日累月歷階而進至於姦利暴著不可掩覆乃遣按治其它庸鄙貪沓之人往往幸免是以朝廷而行銓部之法且取蠹賊布之郡國也其可乎

觀　本朝舊法敗官後兩任關陞通判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資序此一定之格也及除授之際則有以知縣資序人隔兩等而作州者所謂權發遣者是也有以通判資序人隔一等為之者所謂權知是也上而提轉亦皆如七盖隔等而授是擇才能七結街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誠得才能資格俱應者而用之固無以加其次則擇弟二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其作郡又擇初任通判以上許其作監司弟二任通判以上許其作職司於資格則稍寛於才能則加詳庶幾人法並用民被實惠其或資任雖高才能敢有依自近制或界祠禄處以參議通判尚何淹滯之歎哉雖然人主深居九重輔相助理萬機耳目所及或未能周知天下之才故姚崇謂擇十道按察使猶未盡得人況三百余州安得剩史皆稱其職此薦舉之法所以自古不可廢而陸贄所以有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名詔書異曰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之論也今侍從臺諫兩省皆　天子之所識擢以自助者也不助人主求才安所事乎若令於知縣資序以上歲薦堪充郡守者若干人於通判資序以上歲薦堪充監司者若干人仍用漢朝雜舉之制明言有何

政績有何才術或共為一奏或各為之三省詳加察
焉除朝廷自用人外所舉果才也果能也有闕則以
次除授否則置之縱未盡善盡亦十得六七矣或曰
今薦舉之法弊矣有請託有奔競烏得其才能乎曰
天子之於侍從臺諫兩省不薄矣使其不自愛至
於容私何所逃罪故臣等復欲檢照前後薦舉條令
嚴為之法惟　陛下留神采擇謹録奏聞伏候　勅
旨

四月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令侍從臺諫兩者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內外雜舉監司郡守歲各立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明言所舉人有何政績才術甚在何等監司帥府大小州郡差遣听上下半年奏舉中書省置籍三省更加考察取旨除授

明堂議

淳熙三年月日

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
矣禮記明堂位一篇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內之公
侯伯子男外之夷蠻戎狄之國以序而立故曰明堂
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然則斯堂之設本以朝諸侯布
王政初非祭祀之所明矣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
所奏之樂有夏至方丘所奏之樂有宗廟所奏之樂
此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無半言及之大宗
伯去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意者成王時常因夏見諸
侯於明堂而祀文王欽而孝經特舉一時之盛而非

後世常行之禮也漢唐以來既於明堂祀帝配以祖宗所謂自有制度者至於　本朝　仁宗特創宏規神宗嘗垂　聖訓司馬光呂誨等力辨諸儒講說孝經之誤紹興元年四年七年　太上皇帝又有已行故事其於三代明堂之制本不相沿則所謂宗祀者安可獨泥一說而致疑哉伏請如李燾所奏施行

選德殿對劄子二首

乞立下班祗應遷轉法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日

臣竊見三衙從軍下班祗應經十年改轉進武校尉外路諸軍則增至十五年此効用八資法也歸正下班祗應任諸州軍指使五年轉進武副尉又五年轉進義校尉雖名三轉其實亦是十五年此効用十資法也惟歸正從軍人若至下班更不選轉臣嘗反覆思之均是從軍內外諸侯下班皆許磨勘而歸正獨不然者以北來之人或先有名目而內外諸軍非立功則無名目故也內是歸正為指使則許轉校尉而從軍獨不然者以指使皆因老疾揀汰其數不多又待闕之日不理磨勘而從軍則往往少壯又且日理磨勘故也然歸正從軍之人自紹興隆興間至今已十四五年冨時年三十餘歲今近五十矣況未必皆

二十余歲乎況至轉下班者無多乎自此更用十五年磨勘則是六十余歲方得進武校尉亦可以為難矣臣愚欲望出自　聖裁特降　眷旨將內外諸軍歸正轉至下班祗應人等弟量立遷轉之法或此歸正指使更展年限庶幾人有陞追之望足彰均一之政取　進止

乙申嚴謀入溪洞人法

臣竊考靖之為州起於崇寧民居僅數百家城外皆是蠻洞朝廷意在霸縻止令量納丁米每歲却令廣西漕司應副三萬緡支遣官吏軍兵俸給比歲不以時至州郡固以窘迫猶幸蠻人安帖別無事宜近聞有武岡軍客人郭三逃入中洞誘引小夷姚明教擄有一洞田產不遵王度正月末聚衆燒毀來威零溪兩寨殺戮人民官司說諭尚未听服臣少嘗至辰州凡辰沅靖三州之蠻粗知曲折大抵散居諸洞莫相統攝初無背叛之意只緣沿邊州縣作過之吏與夫姦猾小人因事逃入洞中多方扇誘遂致侵優省地臣愚欲望　聖慈下有司檢照條制凡捉獲及告首謀入溪洞之人與不能防閑而致越逸者比常法外厚立賞罰但使此輩不往數誘則蠻人決不敢妄有

浸犯仍須常擇邊郡守倅彈壓惠養及行下廣西將合應副靖州錢物毋或稽滯斯防微消患之上策也

取　進止　六月二日奉　聖旨依奏

乞取唐仲友尤袤書目劄子　淳熙三年　月　日

臣聞周以外史達書名于四方漢命劉歆總群書為七畧使其布居指意晦而不章則後世何觀焉　本朝　仁宗時常命儒臣考訂中祕書區分類別本原終始為崇文總目今篇秩雖不盡見而學士大夫尚知其名數者此書力也自紹興以來復藏書之策置校讐之官闕書脫簡浸充祕府而未嘗編次散無統紀臣昨任祕書少監日嘗屬正字唐仲友丞尤袤將四庫典籍倣崇文舊目而為一書後來聞已就緒今二人皆守近郡不難善寫欲望　聖慈下臣此章許以其書來上然後付之館閣官重加考定錫以嘉名斯　中興之盛典也取　進止　已携至經是會有旨權住講不曾上

論先廟後郊劄子　淳熙三年　九月七日

臣昨蒙　聖問先廟後郊雖常面奏然臣學問荒疎所記不能詳備今按蘇軾元祐八年奏議其畧云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輩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　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　景

靈宮　太廟乃祀天地此固　國朝之禮也又貼黃唐制將有事于南郊則先朝獻太請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以為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相去三者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軾所論頗詳伏乞　睿照

論開講禮子　淳熙三年九月十八日

臣抑惟　陛下以天縱之聖輔日新之德六籍奧義歷代史編凡儒生學士窮年沒世所不能究者一經　睿覽見皆洞見底蘊所謂講讀之臣安能窺　聖學之萬一然且不矜不伐勤於訪問此甚盛德臣何敢贊惟是今歲適當郊祀兼之冊后竊計秋講不過此月下旬三四次而已其間又有開啟并習儀日分止是二十一日可御經筵欲望　聖慈預留　宸念或百司臨時別有相妨事節即乞宣諭令且候講畢施行庶幾少副　陛下孜孜古訓不忘舊章之意取

進止　二十日有旨令添講筵日分至十一月五日止

乞因久雨親札同赦恤民札子　淳熙三年十月日

臣竊見月初　陛下以霖雨過多親發　德音分遣御史提點形獄疏理囚繫諸路杖罪以下與夫千繫

之人並從釋放命令一頒旋即晴霽天高听卑應響
此固　陛下躬行而親致者不必遠引古事以為證
也然自秋冬以來　陛下每有寬恤之詔則亦隨有
感格既數日之後復不陰雨今則稻不可獲農夫皆
以為憂麥不可種嗣歲在所當念臣嘗深思其故得
非群臣將順　聖德有所未至不然方民隱有所未
達天雖不言示人以事仁愛拳拳或在茲乎今郊
容迎將來所下赦書多是循用定式雖嘗令六部前
期條具亦不過常事末節往往州縣亦以空文應之
甚不稱　陛下歛福敷錫之意臣愚欲望　聖慈因
霽色之未効察天之意有由特運宸心益思民間之
利病凡可以罷行者默而識之俟有司赦條既定特
降　親札與赦俱下使四方萬里鼓舞盛德上動天
監必獲无疆之休下得人心自成　中興之續蓋念
慮弼廣則報應弼大又豈持晴霽而已取　進止

薦監司郡守狀淳熙三年十二月

先準省劄子節文四月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序差格不以內外
雜舉監司歲各五人保舉官及五員以上列銜共奏
明言所舉人有何政績才術續奉八月七日　聞旨

保舉限五員以上列銜奏切恐各有所知難以同共論薦可依元儀亦听獨銜歲舉監司若郡守共二人者

右臣伏覩朝奉郎權知台州尤袤豈第廉勤處事精審致任以所取予加之節儉未常一毫妄用既補舊欠郡計亦裕督察屬吏各職舉其職使備監司之選必能澄清所部上副臨遣又承議郎充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石塾篤實通明甚有所守安於常調未常于進曾知南劒溪州尤溪縣戢吏愛民推誠化裕有古循吏之風至今人思其政以謂數年無此令矣使為郡守必能宣布德意綏靖一方兩人如家擢用後犯入己贓臣甘當連坐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吏部侍郎隱岫對札子三省

論任怨淳熙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臣聞朝廷守大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誰不心服而近世以來稍欲施為輒有任怨之說甚無謂也右書所載臣不敢舉姑矣以本朝觀之始也每歲取士每歲任子其後定為三年而人未嘗怨愿爭以後宗室蕃衍因服屬之親疎定爵祿之厚薄而人未嘗怨近歲尸穡最為衆所不與然文武臣

磨勘用減年實歷對使之法亦未嘗敢有怨者此無他行之均平故也若乃恩典所加厚於私而薄於公朘削所及畧於上而詳於下當行抑之不當行者予之由是恩怨興而人有所向背矣臣愚　陛下主公道於上進退百官而圖其大者使臣輩守成法於下檢柅吏姦而效其小者上下相濟何患人心之不服哉取　進止

論軍士磨甲

臣竊見三衙帶甲不帶甲人請受畧等而帶甲之人往往有磨甲之費若止是隨身者猶或庶幾昨間步司每人給以兩副其一披滯其一封樁膏潤穿聯多是軍人自備既入庫中不過一兩月又復生澁積以歲月其費轉多謂宜量支潤甲之直使免陪備況諸軍皆間有積財為羨餘者儻令移彼濟此自然士心悅服緩急可用取　進止

乞逐旋引見改官人

臣竊見考攻令諸磨勘應改官者關會出榜以四人為一甲五日以次引見未及四人即展至十日雖不及亦听引見（酬奬人附由）應奏請及功過別該陞黜者並奏稟比來往往積至二三十人然後引見不惟久勞

聖躬兼亦留滯選人今縱未能遵五日之令猶當逐月一引庶幾功過陞黜可以逐旋奏稟伏取

隱岫對劄子三首

論荆南江陵府號差互淳熙四年二月十七日

臣竊見選人有兩使職官如節度推判官合從軍額推察及支使則從州府名是也姑以行朝言之寧海是軍名凡簽判及節推則以寧海軍入銜臨安是府名凡察推支使則以臨安府入銜此定制也近有從事郎李敏用歸正恩例添差荆南節度推官既是節推合從軍額其奏劄內却帶荆南府三字因詰前例則淳熙二年差過從政郎郭世華已是如此臣除考其緣由蓋緣前後除本府守倅或作江陵府或作荆南府而不知荆南是節鎮之名江陵却是府號逐時差互失於釐政至淳熙元年有司又不照兩使職官自有分別誤作勘會稱江陵府幕職州縣官窠闕有內節推一員係作荆南節度推官銜其餘曹縣官計二十四處並稱江陵府遂謂荆南即無軍額亦無指揮分別欲作一体稱呼殊不知荆南不稱軍猶大原府謂之河東楊州謂之淮南襄陽府謂之山南東道成都潼川府謂之劒東南西川河獨於此而疑之當

時事下湖北安撫司本司不以圖經九域忠為證却稱目今士民及公移皆以荆南為稱是又不知節鎮行移自來多用軍額遂乞依倣建康等三處体例就以荆南府為名有司既是其說朝廷遂從勘當乃是因幕職官稱呼併改府號亦太容易矣今來偶因擬官合行申明若謂府若差互歲月滋久兼已曾降旨重於改易所有節度推官自來專從軍額即難冠以府字合行改正取　進止是日御批將至二十三日奉聖旨荆南府依舊為江陵府其簽判節推官員令以荆南繫銜

論縣尉捕盜賞格

臣竊見　國朝會要天聖七荆南府大理寺申請凡縣尉躬親鬬敵捉殺賊全火世華已上合入令録人並授京官仍賜緋章服至天聖八年又詔來合入令録人止令循資乃知選人初官難用賊賞改秩今見行條法非軍功捕盜只得循資蓋本天聖之遺意其後姦弊日生凡縣尉因弓平捉到強盜七人其奏狀必云馬前三步親自捉獲以此為軍功捕盜例得改次等官人皆知是傳會而習熟不以為恥臣頃於乾道六年七月嘗陳其弊未蒙施行自後畧計改官人數乾道七年八年各五人九年八人則是三年之間僅有十八人逮淳熙元年一歲已有十八人二年十

六人三年亦十三人而取會未圓者尚不在數蓋緣
舉生磨勘其制既嚴故捕盜改官其數浸廣向使縣
尉果有才勇平格盜強雖更加擢用初未為過其如
假借亨級牽合人數外則州郡提刑司胥吏生受計
囑緣緝文欽內則棘寺省部審覆之際多以賄成使
朝廷生受欺罔輕畀爵秩甚無謂也臣愚欲望　聖
慈詔勑令所參考新舊賞格分別輕重稍為限制仍
申飭外路遇縣尉陳乞賊賞更切体問是與不是躬
親闘敵然後保奏庶幾革去偽冒有功者取　進取
止　是日御筆依

乞申飭監司精選所部官

臣聞舉尔所知仲尼明訓以其為主孟子格言夫以
監司郡守五人而薦一士則其可信固亦無疑其如
閥時浸久流弊非一賢愚同滯取舍不公方當總蔽
之朝所宜留意於此故此故比者載嚴實跡之令期
革虛文之弊然非在上位者以体國為念以引類為
心則杞梓良材或淪澗壑駑駘下駟反備服乘豈惟
無益為害大矣臣愚欲望　聖慈申飭監司郡守凡
舉所部官必精加選擇得其人則彼以上賞非其人
則坐以謬舉使濟濟多士列于王官備異時之器使

不亦善乎取　進止 此 札無行

繳進李塾詞業狀 淳熙四年三月

右臣昨任敷文閣侍制侍講日曾同翰林學士王誰保舉李塾堪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後來王淮除簽書樞密院事禮部簽會李塾詞業欲令周某取索繳進準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依禮部所申令來取到李塾詞業伍拾篇計壹拾冊謹隨狀繳追以聞伏候　勑旨

奏議卷第六

吏部侍郎選德殿對劄子三首

論四維 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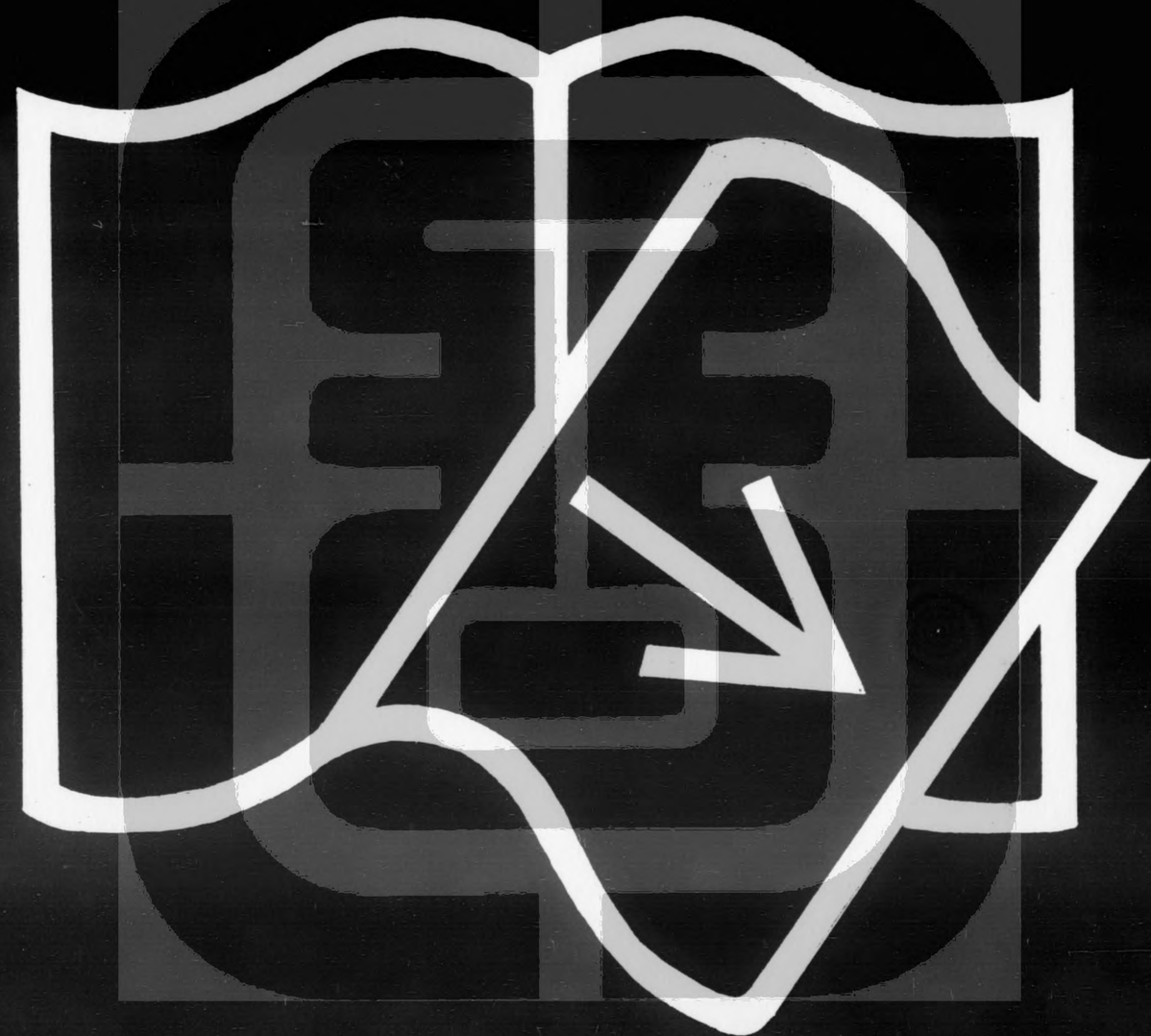
臣聞古者治天下有要道所以陶成風俗者禮義廉恥也所以維持紀綱者法令賞罰也二者相須闕一不可固未有風俗不正而能立紀綱者也及至後世謂禮義廉恥為迂而難行謂法令賞罰為切而易見是徒採其名耳未究其實也六經所載不敢辞引姑以管仲固霸者之佐知富國彊兵而已然著書八十六篇首以禮義廉恥為國四維彼豈迂而不切者哉

蓋上有賞則思苟就上有罰則思苟免上有法令則相與破壞而莫之守此皆禮義廉恥不立之所致而賈誼所為長太息於漢文之時者也仰惟　陛下宵旰圖治日勤一日凡可以陶成風俗繼持紀綱無所不用其至然而筭計見效尚未能仰副　聖意者非以士風未能丕變故邪益張四維固宜汲汲也今夫君臣上下格有差等尊卑貴賤不相踰節是之謂禮如此則在上之位安矣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進退取舍直道而行是之謂義如此則民心無巧詐矣純潔有所守則臨事必端諒過夫無所吏常被禁錮何輕重厚薄之不侔也此類難以徧舉姑摘一二言之南安軍自乾道元年至淳熙二年節次借過常平錢米因提舉司送吉州取斯見得逐時已並撥還前後十餘年間不知更歷守倅幾人所謂幕職官不過隨例簽書豈能一一爭執若坐以為違制自有成法乃必下提舉依條施行是欲取十餘年累政官吏之伏辯一案推結雖沒世窮年決不可得近有前本軍判官任仲憲到部緣此既礙陞改又礙註授而守謂所守倅者迁除固自若也又乾道二年十二月復州司理院誤勘行者張惠滂身死不明公

事據按欵乃推司楊彙依隨知州番觀德指揮其獄官毛策以司官法暫權不為無罪然未曾結案丁憂離任法寺斷公罪徒一年遇赦厚克去官物論情節如此便可施行乃復下元勘州軍取責伏辯其知州番觀德改抚州又除岳州兩與任又兩任宮觀畧無所妨而毛策者十年之後尚不得註授差遣立法之意必不其然臣愚欲望 聖慈申詔刑寺凡外路勘到官吏罪犯除贓私之人慮有番異未可遽行外其公罪徒以下據勘到按狀即便申省依條斷遣不須更下本處如此則官尊者有罪不至幸免官卑者有罪早得結絕人情法意實為兩得所有京官選人大小使臣凡遇到部截會得曾有公罪未結絕者令四選將本人就牋刑寺取責伏辯具事因申 尚書有依條施行不惟簡省文移亦可杜絕姦弊其為利害灼然易見取 進止 令吏刑部看詳明年更刑部勑令所看詳方依

乞蠲會稽殯宮舊額苗稅

臣舊聞紹興間初卜 昭慈聖獻皇后及徽宗皇帝殯宮於會稽其地本是民產應干苗稅之類當時失於申請並均在側近民户及寺院等處人頗患之臣不曾在彼守官雖未知其詳然多見士人以此為言



原件短缺

欲望　聖慈密下浙東体問若果如所聞即乞出自
聖意特與盡數除放斯亦奉先恤隱之一端也取
進止　尋下兩浙轉運司差幹辦公事趙公高前去

申審放行前宰執舉改官員數劄子　淳熙四年五月

臣伏見五月一日　聖旨前宰相執政官歲舉改官
人止舉有才行者仍各著色目其與帥守監司所舉
實跡同者用不如治伏傑然显著亦听舉餘依見行
條法仍令勑令所立法申尚書省自承上件旨擇遇
有前宰執舉到選人所載實跡與監司郡守一体者
並已退回外其間却有前執任一路安抚或使知一
揩人而利己楊己以取名豈准義所不敢亦安能迎
陛下日月之照哉冒輸情實惟　聖神裁幸取
進止

乞裁節土木之費

臣聞歐陽修在翰林日曾上言京師土木興作處多
乞行減罷尋差修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修因言
神御殿不住修換昨聞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換一十
三柱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有零且崇奉　祖宗
貴於清淨頻有迁徙輕瀆威靈其言甚為詳備　仁
宗嘉納臣竊見近歲營造往往委臨安抚府及轉運

司例皆苟簡趣办閱時未幾即復繕修祇如　靈景宮歲歲換柱每次所費不下數千緡蓋抽換之時率用之湿木塗以丹漆夾以墻壁纔及數月又已損爛近修兩學復如此官吏只欲速成冀目前之賞豈暇計慮久遠且以耗財民力為念哉臣愚欲望　聖慈嚴賜戒飭凡遇修宗廟等處須用乾壯材植若年歲間依前損壞即推究元修官吏重行可節者節之謂如封樁錢物雖少屋宇而左藏東西庫大段有閑空去處若就用盛貯別差專庫看守却令提領官掌其扃鑰遇有收支躬親啓閉户部何由敢有移用自不所舉人坐贓特命奪官夫以守邊之臣宣勞於國猶且不癈絀罰況余人乎此亦捄弊之要道也取進止

隱隱就岫對蔚子三首

論官吏躐等數易之弊　淳熙四年九月三日

臣聞舜之時稷播百谷契谷五教臯陶作士后夔典樂終身守其官未之或易所謂三載考績三考陟明不過遷爵秩加服章而已是以久任而責惠志定而功成後世人才既不如古仕於朝者又遷擢靡常今歲為某職來歲任某事一或不然輒興滯留之歎往

往用過其量處非所擄職業多曠績用弗成為臣者既以被遣而國家亦不能收用人之效茲今昔之通患也臣愚欲望　聖慈於任使百官之際益留宸念始也審度才力隨其大小付之以事而勿使躐等終也考覈功效或增秩或增服而勿使數易蓋不躐等則僥幸之望息而速進之念絕不數易則榮職之心勉而厭倦之意消自然下安其分上獲其利豈曰小補欲取　進止　奉聖旨令報行

乞蠲減月樁經總制錢一年

臣竊見中興以來養兵費廣常賦不足供億故有月樁經總制之名大抵應副　朝廷者少科撥赴諸路總領司者多故雖有水旱及赦放之類鮮曾蠲免前後積累有一州而欠總司錢至十五萬貫者名存實亡倍費催督州縣匱乏之職此之由臣身不任錢穀之責言此似若迂而難信然採之衆論咸謂　陛下約己裕人本乎夫性只如夏稅折帛錢乃上供　決不可闕者頃歲出自　聖意特與蠲減一半黎庶呼舞至今未息而況月樁經總制錢皆後來所創色色本非得已而月月增數歲歲添額必欲裕民其可不為之計乎臣愚欲望　聖慈令戶部畧具紹興初立額

特其數幾何日今其數幾何將中間逐州增添之數
斟酌蠲減一年內有指定支遣去處計數給降慶牒
庶幾　聖澤益深民心益固規灰之功實在於此取
進止

乞收恤揀汰軍人家屬

臣竊見臨安府城內外時有軍中揀汰癈疾之人并
身後家屬之貧困者多將平時所受付申身　勑劄
之類乞丐錢物於布此固自來有所不免然而見今
軍士見之往往惻然動念臣愚欲望　聖慈密諭守
臣措置收恤計其人數亦自不多稍令免於陳餒足
使來者知勸

論陰雨劄子　淳熙四年十月十七日

臣竊見陰雨已踰兩旬甚妨收則　陛下焦心勞思
德音屢下決遣囚繫蠲免房緡申詔有司精加祈禱
雨兩意未止愈勤宸念臣職在論思恨無愚者之慮
少裨萬一輒以三事冒昧陳獻伏聞　太祖廟以久
雨謂左右曰後宮止三百余人當更放數十人今禁
中給使雖少不知可用　太祖故事否此一事也近
歲員多闕少到堂及到部官發洩艱滯不知可詔三
省及吏部刷具人數隨宜措置撥遣否此二事也

陛下裕民之心甚切而州縣奉行多有不至聞浙中
諸郡見催積欠頗急不知可降指揮少寬期限否其
余更有寬恤事件望令三省及户部目下條具取
旨施行此三事也臣誠迂陋然懷不自已親書奏聞
或有可採乞賜裁擇庶幾人心懽悅指期晴霽伏取
進止

乞詔有司祈雪劄子 淳熙四年十月 日

臣竊見今冬天寒過暵時雪未降臘候既半理不可
緩欲望
聖慈特
詔有司精加祈禱非特來年之望於民甚切而致和
氣消癘疾於是乎在取

奏議卷第七